

· 世界名著典藏 ·

大仲马脍炙人口的经典巨作

# 基督山伯爵

[法] 亚历山大·仲马◎著 郁丹◎译



本书是大仲马在世界广受欢迎的小说之一，是文学史上以历史为题材的通俗小说的成功典范。其巧妙的设计让篇幅较长的故事环环相扣，整个故事情节也让人津津乐道，至今在世界各国流传不衰，被公认为世界通俗小说的扛鼎之作。

中國華僑出版社

· 世界名著典藏 ·

大仲马脍炙人口的经典巨作

# 基督山伯爵

〔法〕亚历山大·仲马◎著 郁丹◎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基督山伯爵 / (法) 亚历山大·仲马 (Alexandre Dumas) 著; 郁丹译.—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6.8  
ISBN 978-7-5113-6257-5

I. ①基… II. ①亚… ②郁…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07833号

## 基督山伯爵

---

著 者: [法] 亚历山大·仲马

译 者: 郁 丹

出版人: 方 鸣

责任编辑: 安 吉

封面设计: 中英智业

文字编辑: 娜 娜

美术编辑: 北京东方视点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1020mm×1200mm 1/10 印张: 36 字数: 670千字

印 刷: 北京华平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3-6257-5

定 价: 59.80元

---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达大厦3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行部: (010) 88866079 传 真: (010) 88877396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前 言

从一个简单的故事框架出发，写出一本洋洋洒洒一百多万字的小  
说，并且在一个多世纪以来风靡全球，这就是亚历山大·仲马（大仲  
马）和他的《基督山伯爵》的魅力。

大仲马是19世纪法国著名的浪漫主义作家，杰出的通俗小说家，  
有“通俗小说之王”之美誉。他一生创作的小说多达百部，大都以真  
实的历史作背景，以主人公的奇遇为内容，异乎寻常的理想英雄，急  
剧发展的故事情节，紧张的打斗动作，清晰明朗的完整结构，生动有  
力的语言，灵活机智的对话等构成了大仲马小说的特色，在艺术上得  
到了极高的成就。

虽然对大仲马作品的文学性，法国文学界一向存有诸多质疑，但  
这位法国作家小说的魅力，是任何人无法否认的。其中，他的知名代  
表作《基督山伯爵》流传最广，被誉为“大仲马最动人的小说”。

《基督山伯爵》创作于1844年，于1848年改编成剧本，被誉为法  
兰西的“奥德修纪”。该小说发生在法国波旁王朝时期，以基督山扬善  
惩恶，报恩复仇为故事发展的中心线索，出色地运用了“悬念”“突  
发”“发现”“戏剧”等手法，在叙述上有较大的叙述密度和复杂的人  
物关系。

三桅帆船“法老号”的船员唐泰斯受船长临终委托为拿破仑党人  
送一封信，遭卑鄙小人陷害，身陷囹圄。在狱中，唐泰斯有幸结识法  
里亚神甫，被告知藏于基督山小岛上的宝藏秘密，并在法里亚神甫的  
帮助下成功越狱，找到了宝藏，成为一方富豪。从此，他以“基督山  
伯爵”之名，经过一番悉心策划，报答了恩人，报复了仇人。

《基督山伯爵》内容波澜壮阔，充满浪漫的传奇色彩，是世界优秀  
文学的范本之作。

本书博采众长，精心编译，力求用优美的文字最大限度地呈现经



典，能为我国读者打开一道进入世界文学殿堂的大门，感受世界文学名著无穷的艺术魅力，由此将读者引向一个更为广阔、有益的文学天地。

# 目 录

第一部分 .....	1
第一章 船到马赛 .....	1
第二章 父与子 .....	3
第三章 加泰罗尼亚人的村庄 .....	4
第四章 阴谋 .....	6
第五章 婚宴 .....	7
第六章 代理检察官 .....	9
第七章 审问 .....	10
第八章 伊夫堡 .....	12
第九章 订婚之夜 .....	13
第十章 杜伊勒里宫的小书房 .....	14
第十一章 科西嘉岛的魔王 .....	15
第十二章 父与子 .....	17
第十三章 百日 .....	19
第十四章 两犯人 .....	20
第十五章 三十四号和二十七号 .....	22
第十六章 一位意大利学者 .....	24
第十七章 神甫的房间 .....	25
第十八章 宝藏 .....	31
第十九章 第三次发病 .....	32
第二十章 伊夫堡的坟场 .....	34
第二十一章 狄布伦岛 .....	35
第二十二章 走私贩子 .....	37
第二十三章 基督山小岛 .....	39
第二十四章 秘密洞窟 .....	42
第二十五章 陌生人 .....	45
第二十六章 杜加桥客栈 .....	48
第二十七章 回忆往事 .....	50
第二十八章 监狱档案 .....	54
第二十九章 莫雷尔父子公司 .....	56



第三十章 九月五日 .....	58
第三十一章 意大利:水手辛巴德 .....	64
第三十二章 醒来 .....	69
第三十三章 罗马强盗 .....	72
第三十四章 显身 .....	74
第三十五章 锤刑 .....	83
第三十六章 狂欢节在罗马 .....	88
第三十七章 圣·塞巴斯蒂安的陵墓 .....	94
第三十八章 约会 .....	102
第三十九章 来宾 .....	105
第四十章 早餐 .....	114
第四十一章 介绍 .....	118
第四十二章 贝尔图齐奥先生 .....	120
第四十三章 欧特伊别墅 .....	121
第四十四章 为亲人复仇 .....	122
第四十五章 无限贷款 .....	124
第四十六章 灰斑马 .....	126
第四十七章 套马 .....	127
第四十八章 人生观 .....	129
第四十九章 海黛 .....	132
第五十章 莫雷尔一家 .....	133
第五十一章 皮拉姆斯和西斯贝 .....	136
第五十二章 毒药学 .....	140
第五十三章 《恶棍罗伯特》 .....	147
第五十四章 公债风波 .....	155
<b>第二部分</b> .....	<b>160</b>
第五十五章 卡瓦尔康蒂少校 .....	160
第五十六章 安德烈·卡瓦尔康蒂 .....	165
第五十七章 幽会 .....	169
第五十八章 诺瓦蒂埃·德·维尔福先生 .....	173
第五十九章 遗嘱 .....	176
第六十章 急报 .....	179
第六十一章 帮园艺家摆脱睡鼠 .....	182
第六十二章 幽灵 .....	184
第六十三章 晚宴 .....	185
第六十四章 乞丐 .....	188
第六十五章 夫妇间的一幕 .....	189
第六十六章 婚姻计划 .....	191

第六十七章	检察官的办公室	193
第六十八章	夏季舞会	196
第六十九章	调查	198
第七十章	舞会	201
第七十一章	面包和盐	203
第七十二章	圣·梅朗夫人	205
第七十三章	诺言	207
第七十四章	维尔福家族之墓	211
第七十五章	会议纪要	212
第七十六章	小卡瓦尔康蒂的进展	213
第七十七章	海黛	216
第七十八章	亚尼纳来的消息	219
第七十九章	柠檬水	221
第八十章	控诉	223
第八十一章	一位退休的面包师	225
第八十二章	夜盗	228
第八十三章	上帝的手	233
第八十四章	波尚	235
第八十五章	旅行	237
第八十六章	审问	239
第八十七章	挑衅	241
第八十八章	侮辱	243
第八十九章	夜	247
第九十章	决斗	250
第九十一章	母与子	252
第九十二章	自杀	255
第九十三章	瓦朗蒂娜	258
第九十四章	吐露真情	260
第九十五章	父与女	265
第九十六章	婚约	268
第九十七章	去比利时	273
第九十八章	钟瓶旅馆	276
第九十九章	法律	280
第一〇〇章	显身	284
第一〇一章	赤练蛇	287
第一〇二章	瓦朗蒂娜	289
第一〇三章	马西米兰	291
第一〇四章	腾格拉尔的签字	294



第一〇五章	公墓	299
第一〇六章	财产分享	304
第一〇七章	狮穴	310
第一〇八章	法官	314
第一〇九章	开庭	317
第一一〇章	起诉书	320
第一一一章	抵罪	323
第一一二章	离开	326
第一一三章	往事	331
第一一四章	庇皮诺	336
第一一五章	罗吉·万帕的菜单	341
第一一六章	宽恕	344
第一一七章	十月五日	346

# 第一部分

## 第一章

### 船到马赛

一八一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圣·琪安海岛的平台上即刻挤满了看热闹的人。在避风堰瞭望塔上的瞭望员向人们发出了信号，告之三桅帆船法老号到了。在马赛，一艘大船的进港终究是一件大事，尤其是像法老号这样的大船，船主是本地人，船又是在佛喜造船厂建造装配的，因而就特别引人注目。

法老号渐渐驶近了，尽管船上扯起了三张主桅帆、一张大三角帆和一张后桅帆，但它驶得非常缓慢，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以致岸上那些看热闹的人本能地预感到有什么不幸的事发生了，于是互相探问船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不过那些航海行家们一眼就看出，假如的确发生了什么意外事情的话，那一定与船的本身无关。因为从各方面来看，它并无丝毫失去操纵的迹像。领港员正在驾驶着动作敏捷的法老号通过马赛港狭窄的甬道进口。在领港员的旁边，有一青年正在动作敏捷地打着手势，他那敏锐的眼光注视着船的每一个动作，并重复领港员的每一个命令。

岸上看热闹的人中弥漫着一种焦躁不安的情绪。其中有一位忍耐不住了，他等不及帆船入港就跳进了一只小艇迎着大船驶去，那只小艇在大船到里瑟夫湾对面的地方时便靠拢了法老号。

大船上的那个青年看见了来人，就摘下帽子，从领港员身旁离开并来到了船边。他是一个身材瘦长的青年，年龄约莫有十九岁左右的样子，有着一双黑色的眼睛和一头乌黑的头发；他的外表给人一种极其镇定和坚毅的感觉，那种镇定和坚毅的气质是只有从小就经过大风大浪，艰难险阻的人才具有的。

“啊！是你呀，唐泰斯？”小艇的人喊道。“出了什么事？为什么你们船上显得这样丧气？”

“太不幸了，莫雷尔先生！”那个青年回答说，“太不幸了，尤其是对我！在契维塔韦基亚附近，我们失去了我们勇敢的莱克勒船长。”

“货呢？”船主焦急地问。

“货都安全，莫雷尔先生，那方面我想你是可以满意的。但可怜的莱克勒船长——”

“货物怎么样？”船主问道。

“货物未受任何损失，平安到达。不过，可怜的莱克勒船长他……”

“他怎么了？出了什么事？”船主带着稍微放松一点的口气问。“那位可敬的船长怎么了？”

“他死了。”

“掉在海里了吗？”

“不，先生，他是得脑膜炎死的，临终时痛苦极了。”说完他便转身对船员喊到：“全体注意！准备抛锚！”

全体船员立刻按命令行动起来。那青年水手四下环视了一下，看到他的命令已被迅速准确地执行，便又转过脸去对着船主。

“这件不幸的事是怎么发生的？”船主先等了一会儿便又重新拾起话题。

青年人脸上露出一个忧郁的微笑，向船主简单描述了船长因脑膜炎死去以及把他海葬的经过。“爱德蒙，你知道，”船主说道，他显得越来越放心了，“我们都是凡人，都免不了一死，老年人终究要让位给青年人。不然，你看，青年人就无法得到升迁的机会，而且你已向我保证货物——”

“货物是完好无损的，莫雷尔先生，请相信我好了。我想这次航行你至少赚二万五千法郎呢。”

这时，船正在驶过圆塔，青年下达了“收帆！卷帆！”的命令，他的命令立刻被执行了，犹如在一艘



大战舰上一样。

“现在请您上船来吧，莫雷尔先生，”唐泰斯说，他看到船主已经有点着急便说道，“你的押运员腾格拉尔先生已走出船舱了，他会把详细情形告诉您的。我还得去照顾抛锚和处理给这只船挂丧的事。”

船主没再说什么便爬上船边的弦梯，那青年去执行他的任务了，把船主和那个他称为腾格拉尔的人留在了一起。腾格拉尔现在正向船主走来。他约莫有二十五六岁，天生一副对上谄媚对下轻视无礼，不讨人喜欢的面孔。他在船上担任押运员，本来就惹水手们讨厌，他个人的一些作派也是惹人讨厌的一个因素，船员都憎恶他，却很爱戴爱德蒙·唐泰斯。

“莫雷尔先生，”腾格拉尔说，“你听说我们所遭到的不幸了吧？”

“唉，是的！可怜的莱克勒船长！他的确是一个勇敢而又诚实的人！”

“而且也是一名一流的海员，是在大海与蓝天之间度过一生的——是负责莫雷尔父子公司这种重要的公司的最合适的人才。”腾格拉尔回答。

“可是，”船主一边说，一边把目光盯在了正在指挥抛锚的唐泰斯身上，“在我看来，腾格拉尔，一个水手要干得很内行，实在也不必像你所说的那样的老海员才行，因为你看，我们这位朋友爱德蒙，不需任何人的指示，似乎也干得很不错，完全可以称职了。”

但腾格拉尔好像并不同意船主的意见，他尽力用仇恨的目光与语言表达着对爱德蒙的不满，抱怨他自作主张，而且还在厄尔巴岛耽搁了一天半，没有直航返回马赛。在知道船本身并无障碍后误期，船主决定向唐泰斯问个究竟。“唐泰斯！”船主转过身去喊青年，“到这儿来！”

“等一下，先生，”唐泰斯回答，“我就来。”在这空隙间他有条不紊地指挥着船员们依次降旗致哀。

“对不起，莫雷尔先生，”唐泰斯走过来说，“船现在已经停妥，我可以听的您吩咐了。刚才是您在叫我吗？”

“我想问问你为什么要在厄尔巴岛停泊耽搁了一天半时间。”

“究竟为什么我也不十分清楚，我只是在执行莱克勒船长最后的一个命令而已。他在临终的时候，要我送一包东西给贝特朗元帅。”

“你见到他了吗，爱德蒙？”

“见到了。”

莫雷尔向四周张望了一下，把唐泰斯拖到一边，急忙问道：“陛下他好吗？”

“看上去还不错。”

“这么说，你见到陛下了，是吗？”

“我在元帅房间里的时候，他进来了。”

“你和他讲了话吗？”

“是他先跟我讲话的，先生。”唐泰斯微笑着说。

“他跟你都说了些什么？”

“问了我一些关于船的事，他说他知道莫雷尔父子公司……”莫雷尔船主好像很高兴听到这些，但一想唐泰斯带去的东​​西，他隐隐有些担心这个青年人会受到连累。青年人去准备接受海关关员和卫生部的检查，腾格拉尔又凑过来，神秘地说看见船长把那包东西和的一封信交给了唐泰斯。莫雷尔先生好像对他提到的这件事并有兴趣，正好那青年人回来了，腾格拉尔便乘机溜走了。

“喂，我亲爱的唐泰斯，你回来的挺快呀。”

“是的。我拿了一份我们的进港证给了海关关员，其余的证件，我已交给了领港员，他们已派人和他同去了。”

“如果你的事都做完了，可以和我共进晚餐吗？”莫雷尔先生慈祥地笑着。

“请你原谅，莫雷尔先生。我得先去看看我父亲。但对你的盛情我还是非常感激的。”

“没错，唐泰斯，真是这样，我早就知道你是一个好儿子。那么去吧，去看你的父亲去吧。我自己也有个儿子，要是他航海三个月回来后，竟还有人阻扰他来看我，我会大大地发火的。”

“我恐怕还得再请你原谅，莫雷尔先生，——因为我看过父亲以后，我还有另外一个地方要去一下。”

“真是的，唐泰斯，我怎么给忘记了，在加泰罗尼亚人那里，还有一个人也像你父亲一样在焦急地期待着你呢，——那可爱的梅尔塞苔丝。”

唐泰斯的脸红了。

“那么我可以走了吗，先生？”

“走吧，假如你再没有什么事要跟我说的话。”

“没有了。”

“莱克勒船长临终前，没有托你交一封信给我吗？”

“他当时已经根本不能动笔了，先生。不过，我倒想起了一件事，我还得向你请两星期的假。”

“是去结婚吗？”

“是的，先是去结婚，然后还得到巴黎去一次。”

“好，好。你就离开两个星期吧，唐泰斯。你只要在三个月以内回来就行，——因为法老号，”船主拍拍青年水手的背，又说，“没有船长是不能出海的呀。”

“没有船长！”唐泰斯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不禁说道，“你说什么呀，你好像窥视到了我心底最秘密的一线希望。你真要任命我做法老号的船长吗？”

“我亲爱的唐泰斯，假如我是一人说了就算数的老板，我现在就可任命你，但此事至少已成功一半了，我会努力把另外那一票也为你争取过来的！”

“啊，莫雷尔先生，”青年水手的眼睛里含着泪水，紧握住船主的手喊道——“莫雷尔先生，我代表我父亲和梅尔塞苔丝谢谢你了。”

“好了，好了，爱德蒙，别提了，上天保佑好心人！快到你父亲那儿去吧，快去看看梅尔塞苔丝吧，然后再到我这儿来。”

“那么，莫雷尔先生，我可以借用一下您的小艇吗？”

“当然可以。我希望不久能再看到你，我亲爱的爱德蒙。祝你好运！”

青年水手跳上了小艇，小船就飞快地向卡纳比埃尔街划去。船主微笑着目送着他，直到他上了岸，消失在卡纳比埃尔街上的人流里。转过身来时，看见腾格拉尔正站在他背后。这两个人虽然都在注视着爱德蒙·唐泰斯，但两个人目光里的神情和含义却大不相同。

## 第二章

### 父 与 子

我们暂且先放下不谈腾格拉尔如何怀着仇恨，竭力在船主莫雷尔的耳边讲他的同伴的坏话的。且说唐泰斯横过了卡纳比埃尔街，顺着诺埃尹街转入梅兰巷，走进了靠左边的一家小房子里，父子相见的感人场面。这次几乎是他们父子分开的最长时间，他们激动地抱在一起再也不想分开。表达完见面后的惊喜后，唐泰斯说出了自己有可能当上法老号船长的好消息，他兴奋地说起拿到第一笔船长薪水后，就为父亲买一所房子，要带花园的，可以在里面种种牵牛花，菱草花和皂荚花什么的。老人听着这些，却终因年老体衰，力不从心，倒在了椅子上。青年说，“喝点酒吧，父亲，你就会好的。你把酒放在哪儿了？”当唐泰斯发现家里并没有酒时，才慢慢了解到他走时只留下了二百法郎，因为邻居卡德鲁斯的一再催要，一百四十法郎全都还了债，三个月来父亲只靠六十个法郎来维持生活。唐泰斯正在伤心，听到门外有脚步声传来。

“是卡德鲁斯，他一定是听到了你回来的消息，知道你交了好运了，来向你道贺的。”“哼！口是心非的家伙，”爱德蒙轻声说道。“不过，他毕竟是我们的邻居，而且还帮过我们的忙，所以我们还是应该表示欢迎的。”

爱德蒙的这句话刚轻声讲完，卡德鲁斯那个黑发蓬松的头便出现在门口。他看上去约莫二十五六岁，手里拿着一块布料，他原是一个裁缝，这块布料是他预备拿来做衣服的里衬用的。

“怎么！真是你回来了吗，爱德蒙？”他带着很重的马赛口音开口说道，露出满口白得如象牙一样的牙齿笑着。

“是的，我回来了，卡德鲁斯邻居，我正准备着想使你高兴一下呢。”唐泰斯回答道，答话虽彬彬有礼，却仍掩饰不住他内心的冷淡。“对那些帮助过我们的人是永远忘不了的。”“还提它干什么？过去的都过去了。让我们来谈谈你这次幸运的归来的事儿吧，孩子。我刚才在码头碰到了我们的朋友腾格拉尔，知道你在这儿，我就急忙跑来了，”卡德鲁斯斜眼看到唐泰斯刚才抛在桌子上的那一把金币和银币，“你好像是发了财回来啦。”裁缝一面说，一面流露出的贪婪的目光。



“唔，还有，我听说你和莫雷尔先生的关系不错，那么他请你吃饭你不该拒绝他呀。”

“什么！你竟然回绝他请你吃饭？”老唐泰斯说。“他邀请过你吃饭吗？”

“是的，我亲爱的父亲。可我太想你了，我已把谢绝的理由向他解释过了，”唐泰斯回答，“我想他会谅解的。”

卡德鲁斯在一旁微微皱着眉头，好像在为唐泰斯拒绝莫雷尔先生的邀请而遗憾着。“我亲爱的父亲，现在我已经见过了你，知道你很好，并不缺什么，我就放心了。请允许我到加泰罗尼亚人的村里，好吗？”

“你是去看梅尔塞苔丝吗？去吧，我亲爱的孩子，”老唐泰斯说，“望上帝保佑你的妻子，就如同保佑我的儿子一样！”

“梅尔塞苔丝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姑娘，而漂亮姑娘总是不乏有人追求的。尤其是她，身后有上打的追求者呢。而且都是些条件不错的人呢，但你知道，你就要做船长了，她怎么会拒绝你呢？”“真的吗？”爱德蒙虽微笑着回答，但微笑里却流露出一丝的不安。“不过我相信，不论我当不当船长，梅尔塞苔丝都是忠诚于我的。”

“那再好不过了，”卡德鲁斯说。“一个人快要结婚的时候，信心十足总是好事。别管这些了，我的孩子，快去报到吧，并把你的希望告诉她。”

“我就去。”爱德蒙回答他，拥抱了一下他的父亲，挥挥手和卡德鲁斯告辞，就走出房间去了。

卡德鲁斯则下楼去见腾格拉尔，后者正在西纳克街的拐角上等他。他们又在一起嘀咕起这个得志的年轻人来。腾格拉尔一心想探听唐泰斯能不能做船长的事，同时他还打听着唐泰斯与那个漂亮的加泰罗尼亚女朋友的关系。

“那么关于加泰罗尼亚人的事，把你所知道的都告诉我吧。”

“是这样的，我每次看见梅尔塞苔丝进城时，总有一个身材魁梧高大的加泰罗尼亚小伙子陪着她，那个人有一对黑色的眼睛，肤色褐中透红，很神气很威武，她叫他表哥。”

“真的！那么你认为这位表兄在追求她吗？”

“我只是这么想。一个身材魁梧的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对一个漂亮的十七岁的少女还能有什么别的想法呢？”

“你说唐泰斯已到加泰罗尼亚人那儿去了吗？”

“我没有下楼，他就去了。”

“那我们就到这条路上去吧，我们可以在瑞瑟夫酒家那儿等着，一面喝拉玛尔格酒，一面听听消息。”

“谁向我们通消息呢？”

“我们在半路上等着他呀，看一下他的神色怎么样，就知道了。”

“走吧，”卡德鲁斯说，“但话说在前面，你来付酒钱。”

“那当然，”腾格拉尔说道。他们快步走向约定的地点，要了瓶酒。

邦菲尔老爹看见唐泰斯在十分钟前刚刚过去。他们既确知了他还在加泰罗尼亚人的村里。便在长着嫩叶的梧桐树下和大枫树底下坐下来。头上的树枝间，小鸟们正在动人地合唱着，歌唱春天的好时光。

### 第三章

## 加泰罗尼亚人的村庄

那二位朋友一面喝着泛着泡沫的拉玛尔格酒，一面竖着耳朵，留神着百步开外的一个地方。读者仍请随我穿过这小村子里惟一的一条街，走进其中的一所房子里，这所房子里一个年轻美貌的姑娘正斜靠在壁板上，她的头发黑得像乌玉一般，眼睛像羚羊的眼睛一般温柔，她那富有古希腊雕刻之美的纤细的手指，正在抚弄一束石南花，那花瓣被撕碎了散播在地板上。她的手臂一直裸到肘部，露出了被日光晒成褐色的那部分，美得像维纳斯女神的手一样。她那双柔软好看的脚上穿着纱袜，踝处绣着灰蓝色的小花，由于内心焦躁不安，一只脚正在轻轻地拍打着地面，好像故意要展露出她那丰满匀称小腿似的。离她不远处，坐着一个年约二十二岁的高大青年，他是梅尔塞苔丝的表哥弗尔南多，正在向自己的表妹求

婚遭到拒绝。“我只把你看作我的哥哥，别向我要求超出兄妹之爱的感情，因为我的心早已属于另外一个人了。我不是一直都对你这样说的吗，弗尔南多？”

“我知道，梅尔塞苔丝，你之所以对我如此冷酷无情，都是因为你等在等一个人，不过也许你所等待的这个人靠不住的，即使他自己可靠，大海对他是否可靠可就难说了。”

“弗尔南多！”梅尔塞苔丝高声喊了起来，“我原以为你是个心地善良的人，现在我才知道我错了！弗尔南多，你祈求上帝降怒来帮助你泄私愤真是太卑鄙了！是的，我不否认，我是在等待着，我是爱你所指的那个人，即使他不回来，我也不相信他会像你所说的那样靠不住，我相信他至死都只会爱我一个人。”

加泰罗尼亚青年显出忿忿的样子。“你永远爱他吗？”

“我活一天，就爱他一天。”

弗尔南多像一个战败了的战士垂下了头，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突然他又抬起头来望着她，咬牙切齿地说：“假如他死——”

“假如他死了，我也跟着死。”

“梅尔塞苔丝！”这时一个声音突然在屋外兴冲冲地叫了起来，“梅尔塞苔丝！”

“啊！”青年女子的脸因兴奋而涨得通红，兴奋地一跃而起，“你看，他没有忘记我，他来了！”她冲到门口，打开门，说，“爱德蒙，我在这儿呢！”

爱德蒙和梅尔塞苔丝互相紧紧地拥抱着，马赛耀眼的阳光从开着门的房间走来，把他们照射在光波里面。他们瞬间忘掉了一切。极度地快活仿佛把他们与世隔绝，他们只能断断续续地讲话，这是因为他们高兴地到了极点，当人们极端高兴时，表面看来反像悲伤，突然爱德蒙发现了弗尔南多那张阴沉的脸。

“啊，对不起！”唐泰斯皱着眉头转过身来说，“我不知道这儿有三个人。”然后他转过身去问梅尔塞苔丝，“这位先生是谁？”

“这位先生将要成为你最好的朋友，唐泰斯，因为他是我的朋友，我的堂兄，我的哥哥，他叫弗尔南多——除了你以外，爱德蒙，他就是世界上我最喜爱的人了。你不记得他了吗？”

“是的，记得，”爱德蒙说道，他并没有放开梅尔塞苔丝的手，用一只手握着梅尔塞苔丝，另一只手亲热地伸给了那个加泰罗尼亚人。但弗尔南多对这个友好的表示毫无反应，依旧像一尊石像似的一动也不动。爱德蒙有点发怒了。

“我如此匆忙地赶来，想不到在这儿会遇到一个对头。”

“一个对头！”梅尔塞苔丝愤怒地扫了她堂兄一眼，喊道，“你说什么，爱德蒙，我家里有一个对头？假如果真如此，我就要挽起你的胳膊，我们一同到马赛去，离开这个家，永远不回来了。”

弗尔南多的眼里几乎射出火来。

“要是你遭到什么不幸，亲爱的爱德蒙，”姑娘继续镇静地说下去，使弗尔南多觉得她已洞悉他心底深处的坏念头，“要是你真的遭到不幸，我就爬到莫尔吉翁海角的岩石上去，从那儿跳下去，永远葬身海底。”

弗尔南多听到这些脸色惨白，像个疯子似的狂奔着跑，双手狠狠地猛抓自己的头发，——“噢！谁能帮我除掉这个人？我真是太不幸了！”

“喂，加泰罗尼亚人！喂，弗尔南多！你到哪儿去？”一个声音传来。

那青年突然停了下来，环顾四周，看见卡德鲁斯和腾格拉尔在一个凉棚里对桌而坐。

弗尔南多带着一种恍恍惚惚的眼神望着他们，什么也不说。

“唔，我们来问个明白吧，”卡德鲁斯说着，就转过身去对那青年说道，“喂，加泰罗尼亚人，你拿定主意了吗？”

弗尔南多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慢慢地走入凉棚，在那凉棚中，荫凉似乎使他平静了些，清爽的空气使他那精疲力尽的身体重新振作了一些。

“你们好！”他说道，“是你们叫我吗？”说着他便重重地在桌子旁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像瘫下来似的。

“我看你像个疯子似的乱跑，就叫了你一声，怕你去跳海，”卡德鲁斯大笑着说。

弗尔南多像是在呻吟似的叹了一口气，一下子伏在了桌子上，把脸埋在两只手掌里。

“噢，我说，弗尔南多，你的脸色看上去很不对劲，像是失恋了似的。”卡德鲁斯说完又爆发出一阵粗鲁的大笑。“弗尔南多是一个勇敢的加泰罗尼亚人，是马赛首屈一指的渔夫。他爱上了一位非常漂亮的姑娘，芳名叫梅尔塞苔丝，不幸得很，那位漂亮姑娘却偏偏爱着法老号上的大副，今天法老号到了——”

“不，我不明白。”腾格拉尔说。

“可怜的弗尔南多，竟然被人家姑娘给拒绝了。”卡德鲁斯补充说。

“可怜的人！”腾格拉尔说，他假装感动得同情起这个青年来。“唉，你看，他没料到唐泰斯会这样突然地回来。他正以为他已经在海上死了，或碰巧移情别恋了！突然发生了这种事，的确是很令人难受的。他这次回来就是来办这件事的。”卡德鲁斯给弗尔南多倒了一杯酒，也给自己倒了一杯，这已是他喝的也不知是第八杯还是第九杯了，而腾格拉尔始终只是抿一下酒杯而已。腾格拉尔当然不会放过让弗尔南多更加痛苦的机会，他又提起唐泰斯要当船长的消息，并且指着不远处正在散步的唐泰斯和梅尔塞苔丝继续说些风凉话。

弗尔南多已被腾格拉尔挑逗得忍无可忍了，他像一头被激怒的公牛，忽地一下站了起来，好像憋足了一股劲要向他的敌人冲去似的。正在这时，梅尔塞苔丝带着微笑优雅地抬起她那张可爱的脸，闪动着她那对明亮的眸子。一看到这对眼睛，弗尔南多就想起她曾发出的威胁，便又沉重地跌回了他的座位上了。腾格拉尔对这两个人，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一个在发酒疯，另一个却完全被爱征服了。

“我跟这个傻瓜打交道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他默默地自语道，“除非我来做点什么干涉一下。”

“喂！”卡德鲁斯喊道，并用拳头撑住桌子，抬起了半个身子——“喂，爱德蒙！你究竟是没看见你的朋友呢，还是春风得意不愿和他们讲话？”

“不是的，我的亲爱的朋友，”唐泰斯回答，“我不是什么骄傲，只是我太快活了，而且快活是比骄傲更容易使人盲目的。”

“那么，就赶快举行婚礼呀，唐泰斯先生。”腾格拉尔向那对年青人致意说。

“我也是想越快越好，腾格拉尔先生。今天先到我父亲那儿把一切准备好，明天就在这儿的瑞瑟夫酒家举行婚礼。我希望我的好朋友都能来，也就是说，请您也来，腾格拉尔先生，还有你，卡德鲁斯和弗尔南多兄长。”

“今天准备，明天举行婚礼！你也太急了点吧，船长！”

“腾格拉尔，请不要把还不属于我的头衔戴到我的头上，那样或许会使我倒霉的。”“爱德蒙微笑着继续说，”人总是急于得到幸福的，因为我们受苦的时间太长了。“我之所以这么着急，因为我还得去巴黎一趟，完成莱克勒船长最后一次差遣。”

“是，是，我知道，”腾格拉尔说，然后他又低声对自己说，“到巴黎去，一定是去送大元帅给他的信。嗯！这封信倒使我有了一个主意！一个好主意唉，唐泰斯，我的朋友，你还没有正式任命为法老号上的第一号人物呢。”于是他又转向那正要离去的爱德蒙大声喊到。“一路顺风！”

“谢谢。”爱德蒙友好地点一下头说。于是这对情人便又平静而又欢喜地继续走他们的路去了。

## 第四章

### 阴谋

腾格拉尔的眼睛一直随着爱德蒙和梅尔塞苔丝，直到他们消失在圣·尼古拉堡的一个拐角处才回过头来仔细地观察弗尔南多，弗尔南多已经倒在椅子上，脸色苍白，浑身发抖，卡德鲁斯正在一边含糊地唱歌一边喝酒。只有腾格拉尔是清醒的，他已经在酝酿一个借弗尔南多之手除掉唐泰斯的阴谋。

“先生，你刚才说你很愿意帮我的忙，就是——”

“对了，就是我附带说一句，我帮你的忙，只要唐泰斯娶不到你所爱的那个人就算了，我看，那件事是不难办到的，只是不必非把唐泰斯置于死地。假如爱德蒙和梅尔塞苔丝之间隔着一道监狱的墙，那么他们不得不分手，其结果与让他躺在坟墓里一样的。”

“那当然了，假如像你刚才所说的那样，你有办法可以使唐泰斯被捕吗？”

“只要去找，总是有办法的。”

“只要你能有办法，我就来干！可是办法，——办法呢？”弗尔南多说。

“伙计，”腾格拉尔说。“把笔墨纸张拿过来。”

卡德鲁斯此时已经被灌得烂醉如泥，最后的一点理智也消失酒里。

“好了，那么，譬如说，”腾格拉尔重又继续说道，“唐泰斯现在刚刚航海回来，途中又在厄尔巴岛靠

过，这次航海以后，假如有人向检察官告发，说他是一个拿破仑党的眼线的話——”

“我去告发他！”青年连忙喊道。

“好的，但这样他们就会叫你在告发书上签名的，还叫你和被告对质，我可以给你提供告发他的资料，因为我对于事实知道得很清楚。但唐泰斯不会在牢里给关一辈子的，总有一天他会出来的。他一出来，必定要找那个使他人入狱的人报仇的。”

“嘿，我就盼着他来找我打架呢。”

“是的，可是梅尔塞苔丝，——梅尔塞苔丝呢，只要你碰破她心爱的爱德蒙一层皮，她就会痛恨你的呀！”

“一点不错！”弗尔南多说。

“不行，不能这样做！”腾格拉尔继续说，“但是假如我们决定采取我现在所说的这个办法，那就好得多了，只要这支笔，蘸着这瓶墨水，用左手（那样笔迹就不会被人认出来）写一封告密信就得了。”腾格拉尔一面说着一面写了起来，他用左手写下了几行歪歪斜斜的根本看不出是他自己的笔迹的文字，然后他把那篇文字交给弗尔南多，弗尔南多低声读道：“检察官先生台鉴，敝人拥护王室及教会之人士，兹向您报告有爱德蒙·唐泰斯其人，系法老号之大副，今晨自土麦拿经那不勒斯抵埠，中途曾停靠费拉约港。此人受缪拉之命送信于逆贼，并受逆贼命送信于巴黎拿破仑党委员会。犯罪证据在将其逮捕时即可获得，信件不是在其身上，就是在其父家中，或者在法老号上他的船舱里。”

“好极了，”腾格拉尔说，“这样你的报仇就不会被人知道了，这封信自可生效，而且肯定追究不到你的头上来的。没什么别的事了，只要像我这样把信折叠起来，写上‘呈交皇家检察官阁下’，一切就都解决了。”腾格拉尔一面说着，一面把收信人的姓名地址都写在了上面。

“不错，一切都解决了！”卡德鲁斯喊道，他凭着最后一点清醒已听到了那封信的内容，知道如果这样一去告密，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不错，一切都解决了，只是这样做太可耻了，太不名誉了！”他伸手想拿那封信。

“是的，”腾格拉尔说，一面把信移开了，使他拿不到，“我刚才所说所做的不过是开开玩笑而已，假如唐泰斯，这位可敬的唐泰斯遭到了什么不幸，我会第一个感到难过的，你看，”他拿起了那封信，把它揉成一团，抛向凉棚的一个角落里。

“这就对了！”卡德鲁斯说。“唐泰斯是我的朋友，我可不能让他被人陷害。”腾格拉尔连哄带骗地拖着卡德鲁斯向马赛方向走去，弗尔南多刚捡起那张揉皱的纸，塞进他口袋冲出凉棚，向皮隆方向奔去。

## 第五章

### 婚 宴

清晨，瑞瑟夫酒家此时已备好了丰富的酒筵，走廊上便早已挤满了性急的前来贺喜的客人，全都穿着最漂亮的衣服，给这个愉快的日子增光不少。

不一会，新郎新娘和一群伴随新娘的青年人走了过来。新娘的旁边是唐泰斯的父亲，他们的后面则跟着弗尔南多。他的脸上仍旧挂着一种阴险的微笑。

新郎唐泰斯的衣着不仅很合身，而且也很简单，他穿着一套半似军服，半似便服的商船船员制服。他那张英俊的脸上闪着喜悦和幸福的光芒，显得更加英姿勃发。老唐泰斯因为得体的穿着也成了众人注目的焦点。

梅尔塞苔丝可爱得像塞浦路斯或凯奥斯的希腊美女一样，她的眼睛乌黑明亮，嘴唇鲜红娇嫩，她一个劲地微笑着左右顾盼，好像在说：“假如你们是我的朋友，那么就和我一起欢乐吧，因为我实在是太幸福了。”

当这队伴着新郎新娘的行列进入瑟夫酒家的时候，莫雷尔先生就迎上前来，他身后跟着早已聚集在那儿的士兵和水手，他们已经知道了唐泰斯将成为法老号船长的消息并且由衷地替他高兴。

新郎新娘安排着他们认为最尊贵的来宾分别坐好，其余的人也各自找到了他们认为最适当的位子坐下。接下来便开始尽情地享受那些放满在桌子上的美味佳肴了。新鲜香美的阿尔腊肠，鲜红耀目的带





壳龙虾，外面有刺而里面细腻上口的海胆等各种珍馐美肴，都呈在了这次婚筵席上。

在觥筹交错中，来宾们用最美好的语言祝福着这对新人，当然只有心怀鬼胎的滕格拉尔和弗尔南多除外。两点半的时候，他们会在维丽大酒家让马赛市长证婚，那时他们会成为真正的夫妻。唐泰斯告诉大家他有点不相信这种幸福是真实的，但在当时好像幸运女神就守候在身边。席间的气氛是愉快的，无拘无束的，大家都太快乐了，没人在意滕格拉尔和弗尔南多的任何表情行动。“我们可以走了吗？”梅尔塞苔丝那银铃般的声音问道，“两点钟已经过了，你知道我们说好的在一刻钟之内到维丽大酒家的。”

“是的，没错！”唐泰斯一面大声说，一面急忙站了起来说：“我们马上就走吧！”

全体宾客随声附和着，也都一起欢呼着站了起来。此时，只听楼梯上响起了一片嘈杂声并夹杂着士兵整齐的步伐，刀剑的铿锵声以及佩挂物的撞击声，接着又传来了一片由多声音所组成的嗡嗡声，这片嗡嗡声窒息了喜宴的喧哗声，房间里立刻罩上了一种不安的气氛。

那嘈声愈来愈近了。房门上响起了三下叩击声。人们神色惊奇面面相觑。

“我们是来执行法院命令的，”一个响亮的声音喊道，但房间里谁也没有应声，门开了，一个佩挂绶带的警长走了进来，后面跟着四个士兵和一个伍长。在场的人们现在由不安变成了极端的恐惧。

“请问警长突然驾到，有何贵干？”莫雷尔先生走上前去对那警长说道，他们显然是彼此认识的。“我想一定是发生了什么误会吧。”

“莫雷尔先生。”警长回答道，“如果是误会，很快就可以澄清的。现在，我只是奉命来把人带走，虽然我自己也很不愿意执行交给我的这项任务，但我又必须完成它。在这些人当中哪位是爱德蒙·唐泰斯？”人们的眼睛唰得一下都转了那青年身上，那青年虽也很不安，却依旧很庄严地挺身而出，用坚定的口吻说：“我就是，请问有什么事？”

“爱德蒙·唐泰斯，”警长回答说，“我以法律的名义逮捕你！”

“逮捕我！”爱德蒙应了一声，脸上微微有点变色，“请问这是为什么？”

“我不清楚，不过你在第一次被审问的时候就会知道的。”

唐泰斯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带走了，老唐泰斯的恳求和眼泪毫无用处，梅尔塞苔丝的呼喊也无济于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卡德鲁斯横眉怒目地问滕格拉尔，前一天的情景极其清晰地浮现在他脑子里了。他现在目击的这场突如其来的横祸已揭去了他昨天醉酒时蒙在记忆上的那层薄纱。他想起来那封揉皱的信。

“你根本什么也没看见。你当时喝醉了！”

“弗尔南多去哪儿了？”卡德鲁斯问。

“我怎么知道？”滕格拉尔回答，“大概是处理他自己的事情去了吧，先别管他在哪儿了，我们赶紧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一下我们那位可怜的朋友。”

唐泰斯夹在警长和士兵中间走下楼去。门口已有一辆马车在等候着他了。他钻进了车里，两个士兵和那警长也接着进去了，马车就向马赛驶去了。

莫雷尔先生以最快的速度去找马车，跟着去打听消息。

“对呀！”许多声音异口同声的喊道，“去吧，快去快回！”

莫雷尔先生走了以后，留下来的那些人都有些不知所措。

老爹和梅尔塞苔丝各自怀着满腹的忧愁木然呆立着，最后，这两个遭受同一打击下的不幸的人的目光终于碰到了一起，悲伤地拥抱在了一起。梅尔塞苔丝根本不相信她的爱人被捕的这种说法。她一直努力克制着悲哀，现在突然地放声大哭起来。

“别哭，别哭，”老人说，“我可怜的孩子，事情会有希望！”

“这下好了！好消息！”站在走廊上的一个人忽然喊道。

“莫雷尔先生回来了。他一定会带好消息给我们的。”

梅尔塞苔丝和老人急忙奔向前去迎接船主，在门口碰到了他。莫雷尔先生的脸色非常惨白，他说出的消息让更多人的脸色也惨白起来。唐泰斯被控他一个拿破仑党的眼线！在我们这个故事发生的那个年代，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个罪名。梅尔塞苔丝绝望地惨叫了一声，而心碎的老人则气息奄奄地倒在了一张椅子上。

卡德鲁斯愤怒地低声对滕格拉尔说，“我希望那个做孽的人会受惩罚！我要去把你们的一切鬼把戏都告诉他们！”

“闭嘴，你这傻瓜！”滕格拉尔急忙抓住他的胳膊恶狠狠地说，“不然我可不负责你自己的人身安全。谁能说清楚唐泰斯究竟是有罪还是无罪？船的确停靠过厄尔巴岛，他的确曾离船在岛上呆了一整天。现在，假如从他身上找到什么有关的信件或其他文件，到那时凡是帮他说话的人都会被看作是他的同谋的。”

出于自私心的本能，卡德鲁斯立刻感觉出了这番话的份量。他满脸恐惧和忧虑地望着滕格拉尔，然